東溟文集

東溟外集卷第一

桐城姚瑩石甫

說鷹

鷹鷙鳥也爪拳而喙利迴翔千仞之上下擊狐兎莫之能避毛血沾灑漫野被臯羣爵啁啾遇之無噍類甚矣鷹之鷙也。然是鳥也。搏擊有時。其鷙在秋應天地肅殺之氣鳥之司刑者也及乎仲春陽和大布萬物有遂生之心是鳥則化而爲鳩鷙之拳者舒以柔矣利者短以椎矣其飛不過仞春土棲而不食音微雨暘羣鳥皆得與狎舉世莫不以爲拙而王者尊之刻形杖端以事三老五更於明堂夫後先一物也其不同如此是知物貴能化。而天道尚仁。使鷹負其搏擊之能。鷙戾不化。其不與鴟梟鵰鶚。長見惡於

人者幾希然天運不能春而無秋則何能使是鳥不復爲鷹也悲夫

說灘

初入閩嶺皆崇山水下若建瓴奔馬順流而操舟甚捷也然多灘怪石巉巖水方湍疾灘過之水怒聲若雷霆大波洶涌一不慎則舟立沉碎人恐焉咸以咎灘之險姚子曰美哉灘之功也非是人且死夫人情莫不乘便而好易水既迅疾舟復順流其便易孰甚人方貪之忘夫水之能溺也覆舟實多有灘然後戒懼之心生大爲之防其舟之覆也斯寡矣故溺人者水也而順使形則忘其溺生人者灘也而險阻形則昧其生人能死於有形而生於無形不其殆乎

說鬼

南人好鬼有溺人曰鬼之祟也爲浮居鎮之曰鬼畏是果少溺或笑之曰鬼豈能禍人者抑豈眞畏浮居哉是人偶溺衆恐之而見怪異焉則以爲祟俗固謂浮屠有神鬼所畏藉以鎮之其始也心有所怖而氣衰怪異得以乘之其既也心有所賴而氣盛邪不敵其正故無所見非鬼之能祟而浮屠果能神也姚子曰鬼亦猶人耳生畏鬼謂其能祟故死即以所畏者祟人生畏浮屠謂其有神故死即以所畏者自畏而不知鬼與浮屠自若也人之知不愈於鬼豈鬼顧知於人耶則謂鬼畏浮屠也宜故君子觀人則知其鬼

李鳳岡生壙說

李君鳳岡既罷官卜居京師翛然自得乃營生壙於西郊

諸公與君遊者咸詠歌其事或問瑩曰李君達人也其學泛辟佛老擬批程朱洞然於生死久矣又奚以壙為而汲汲自營之哉瑩應之曰子言是也然未聞道不足以知李君夫道在天地豈有故常見有於無歸眞於樸者曠士之識也無所於有無所於無一因乎自然不見華樸者至人之道也子第習莊生齊物之論以螻蟻烏鳶不擇所食之爲達矣而不知有心於食之是又以骸爲餌也夫生死亦大矣吾莫之爲而生生而有君父焉吾因以君之則忠因以父之則孝矣生而有妻子焉吾因以妻之則敬因以子之則慈矣生而有飢因以食之則飽生而有寒因以衣之則燠矣凡吾之所爲忠孝敬慈飽燠云者皆行乎自然而非强有事也今將反之曰吾忘我以忠孝敬慈飽燠爲則不可

以一日生是生而求死之非也道豈有是哉死之有瘞埋猶生之有衣食也今於衣食則爲之而瘞埋則委之曰非是則不達然則孜孜以求其達者不達乃逾甚焉莊生之言不若是也君之爲是壙也固以示人之有死死則以死事之云爾君壙既成不十年而南歸舉京師所爲居者一旦盡棄不顧則是壙也亦姑置之與時物化其猶將越數千里而赴葬乎抑遂首其故邱乎吾不得而知也雖君亦烏能自必哉夫不能自必者君之所知也知其不能必而固爲之者君之所以爲君其於道也大矣人烏足以知之

張南山詩序

詩有可以學而至者有不可以學而至者有可以悟而得者有不可以悟而得者格律之精深聲響之雄切筆力之

沈勁藻飾之工麗此可以學而至也意趣之沖淡興象之高超神境之奇變情韻之深邈此不可以學而至也學而至者不待妙悟不可學者非悟不能若夫忠孝之懷溫厚之思卓越之旨奇逸之氣忽而沈摯忽而激烈作之者歌泣無端讀之者哀樂並至是則天趣天籟又豈可以悟得者乎漢魏以前是矣盛唐作者妙悟爲多李杜二公可悟不可悟之間者也天與學兩至之矣昌黎眉山則其詩也即其文也去風騷漢魏之音遠矣雖然性情正胸懷曠才力峻學問博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與人世可驚可喜可哭可笑之事一于詩發之千載以下讀其詩如見其人如見其世此則天與人合不學焉不至不悟焉不得而實不關乎學與悟者也夫如是則其文也皆其詩也所以並稱于

李杜也世之爲詩者其以學至耶以悟得耶抑不由學與悟而得之天也明何李之論詩以學至也學之失則有形合神舛者矣王阮亭之言悟救其失也而非廢學也悟之失則又有以不至爲至不得爲得者矣沈歸愚起也于是錢擇石翁覃溪張思有以振之取杜與蘇日伐其毛而洗其髓于杜蘇則有功矣覃溪亦言其詞句體製耳有不得而言者二君未由及之也故二君之詩雖與俗學之浮聲實亦古人之游魄天趣天籟有未之見也眞氣不存焉耳近一二名賢取材六朝而借徑于少陵眉山其家法吾莫能非也然而有翦綵爲花范土爲人者矣門下從而和之出入攀援自以爲工吾讀其詩泛泛然不能得其人也與其世也不得已而強指之則曰某者六朝某者杜某者蘇而

已噫是亦異矣嶺南言詩自馮魚山而一變彼誦法草溪者也三五年來稍稍雜以他說而莫有悟其失者吾讀南山詩有感焉南山之為人忠孝溫厚人也其得于天者既優而又能盡力于學充其至者無以甚之今所見已度越時輩如此矣而所謂天人合焉者乃時于集中見之南山其賢矣哉比者以文示南山能道吾之所以為文不覺喜而要以說詩之旨進南山祕之勿語人可也

松坡詩說序

昔鍾記室作詩品討原流委定其上下位置名流或疑未允要藝苑之雅談也顏許於品藻未盡旨趣劉舍人文心雕龍乃區分體裁鉤抉元奧擴士衡文賦之篇蔚成鴻製自是作者罕能躪其藩蔫然不專論詩也司空表聖作二

十四詩品義取彥和名因記室會心獨妙就體研辭粹然
騷雅之宗詩人妙趣極盡擬議矣而當時更有釋子皎然
作詩式亦復可觀宋人詩話最多最爲蕪雜部帙之多莫
如苕溪漁隱叢話所云披沙揀金者也惟嚴滄浪姜白石
乃時窺祕旨耳元明以降論益紛繁門戶既分大都偏僻
足繫聚哲者其昌穀之談藝錄乎若胡元瑞之詩藪王敬
美之秇圃擷餘亦其亞也危言則嫌繁碎矣
國朝詩人不必首推阮亭乃其鑒詣之精持論之允固古
今詩人一大總匯也余自束髮卽好爲詩苦無師授乃取
諸家詩說觀之稍得要領自是泛濫古人名集溯自漢魏
以迄
本朝作者數千皆嘗攷其元要究其得失始歎諸家之說

容有未盡蓋疆域日開後來流變昔人不及見也而世之君子或囿于耳目邪說叢滋頗難擯闢亘由人心好新尚異箏笛盛則琴瑟無音燕趙陳則姬姜無色混陳古義誰則悅之又自勝國諸賢或遺神取貌勦襲堪嗤其戒斯途遂以法古為恥由是淫哇俚唱競出馳聲詩道極壞會莫之語譬猶懲訛劑而廢醫見噎者而輟食未有不至于飢病且死者不亦舛哉余竊忡然以所覽古人之義條其本末究彼匠心奧窔悉陳幽元斯啟邪正自得眞僞判然匪以方軌前賢庶遺作者明所用心而已桐城姚瑩序

黃香石詩序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于天下後世者豈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父母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

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末矣然而李杜白陸竟以詩人震耀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間所責於吾身甚眾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爲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于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欝積者一託于詩以鳴其意其蓄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聲出金石滿天地即之奕然而光燭千丈辟萬夫思之愀然聆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聲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幽苦怨憤欝結而不

可申之志所存者然也惟然故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摹之輒鳴于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工詩者奚啻千百而赫然見稱于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矣

本朝諸公自阮亭標舉神韻歸愚講求格律後學奉之如規矩準繩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吾以為學其詩不可不師其人得其所以為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詩雖工猶糞壤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粵中言詩近日後起者三人曰譚康侯張南山黃香石康侯吾嘗讀其詩愛其人而未之見南山則謁篤自好方力于治經余嘗序其詩矣香石與二子齊名嘉慶十六年余

在學使程公署見所著論詩話羅浮小志雲泉隨札心識之越二年乃相識于白雲山中見訪以世務之大夫香石平生所自命雖不知較古人若何要其講求世務隱然有人心世教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余行矣留此說以質香石無亦有窈然深思穆然高望者乎

鄭雲麓詩序

余以嘉慶丁丑之歲至龍溪事其賢士大夫知雲麓鄭君時君為吏部郎官在京師無緣就問得失道光壬午余罷官從海外返始識君于其家言民事惄然有憂天下之心然猶未讀其詩及丙戌余至都中選官君亦在時以詩酒過從然後知君詩之工也君詩用力魏晉以逮唐宋名賢持格甚正妙理清才都雅有則有明代諸公學古之善而

撫其失而覈時憫俗之心時露言表益以爲得詩人性情之正焉數所嘗刻諸君既序之矣逾五年余再入都君出其新詩俾刪訂而敘之夫詩者心聲也人才學術之所見端亦風俗盛衰之所由系今海內承平久矣人心佚則淫淫則蕩蕩則亂士大夫固有其所當務者詩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諷頌得失實有切于陳告訓誡之餘若君固嘗覈時憫俗今以上考蒙知遇方有守郡監司之寄所以拯濟黎元上報

天子者吾于君詩覘之必能異乎人人所爲政也民事吏治得失願從君終問之

香蘇山館詩集序

乾隆嘉慶之間海內以詩鳴者咸稱黃仲則仲則奇情超

邁論者謂其才近太白似矣同時差後才力足以並驅者爲吳蘭雪蘭雪才雄氣遒思沈學博能狀難繪之景寫難顯之情他人極力爲之指僵穎禿蘭雪顧從容揮灑其境屢變而不窮比而論之殆一時之二傑乎仲則早死其詩後刻傳乃稍廣蘭雪則自弱冠至京師王述庵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相推重自是遍交海內名士酬唱四十餘年未有或先之者袁簡齋自負甚盛亦心折蘭雪之詩至於傳播外夷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父子以梅花一龕供像及爲詩佛日本賈人貢其詩扇首得四金其見重如此甚矣蘭雪才名之盛也然蘭雪頗留心時務嘗欲一試吏事乃自爲諸生應甲辰

召試不用久之僅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友人助之始以

資爲博士復不中再以資爲中書浮沈國子學及內閣者且二十年今逾六十猶終日傚車羸馬奔走於風塵洄逐之中曾不得一行其志特於當世之以幹濟聞者心韙而推挹之惟恐其用不竟異哉蘭雪之志亦可悲矣蘭雪自傷其志不遂僅以詩人聞也晚編其集爲古近體若干卷屬余爲序乃述所傾倒者如此後之覽者因詩以求其志即蘭雪可知矣道光六年正月桐城姚瑩序

北園讌集詩序

北園者桐城方竹吾之居也環山帶水松竹鬱深投子龍眠雲煙若翠接其外廣軒曲池魚鳥儵然暢其中近郭之勝既無以逾矣竹吾意氣豪俊文章書法尤善故里中英彥咸樂遊其地而交其人嘉慶十一二年間則有李海帆

朱歌堂方椒之馬元伯左匡叔徐六襃張阮林劉孟塗吳
子方光聿原朱爵存此十數人者皆以文章道義相取余
時年略少每與往來觴詠其中以爲竹林之遊無以過也
戊辰後乃各散之四方雖閒歲頗有會者率寥落矣已而
阮林子方孟塗相繼喪殁竹吾亦困頓出遊至者益鮮今
秋余自海外暫歸嘗日同遊獨歌堂僭存居里中而阮林
尊甫守亭先生季弟允諧及子方季父岳卿以時相見輒
復欷歔一日偕至北園水閣橋斷隔溪遙呼久之竟無應
者回憶曩遊愴然而去豈友朋讌處亦有盛衰之數於其
間耶未幾竹吾與匡叔歸自浙西乃稍稍斂集而余已行
有日矣諸君相謀餞於北園一時至者三十有二人以常
州周伯恬陸祁山僑客於是北園之遊復盛夫人之相處

懷抱學術平素或不必同及夫光景流連山川登眺一言偶合輒相賞忘形故觴酒豆肉之間性情見焉矧在里閈姻黨中髫齔相習少長追隨亟以人事睽違動數十年各有死生升沈豐約之感交幷於胸中一旦散而復合衰而復盛悲樂之情其能已乎且夫盛衰時也離合遇也異同心也士有異面同心則千載以上萬里以外猶將應之苟非能然同舟可以敵國自古天下之務未有不成於一心而敗於相戾者也吾桐昔時風氣渟樸友朋聚處上者相勵以道德次者相勵以文章然皆彬彬各有禮敘十數年來弟子輕其先師後生慢其長老黨類漸分浮囂日熾此其病患甚深有心之士竊相與憂之然則時事盛衰豈獨離合之迹哉今諸君子不以余之不才盛為此會以寵其

行合遠近高才者數十大抵篤學敦義贊譽樂道盡粹之情盎于面背興逸氣峻各爲詩歌蓋又昔年之所未有亦余前日之所不料也由此觀之風氣變易之機或者其在玆乎夫衰而復盛散而復合者天之道也持其氣於旣衰要其合於已散者人之事也由諸君之詩以存今日之遊由今日之遊以推諸君之心攻學行誼之修且有日恢矣而未已者北關特其倡耳而竹西三十二人亦自玆遠矣伯恬綸山方主修邑志姑以此遊覘吾桐之盛衰也

山人珠璣序

二五之精盈天地而播也人物得之形聲具焉形聲者二五流行之跡也精中有神附于人物以鼓盪其形與聲而人物之用以靈故神與形聲合焉則生離焉則死生死云

者主形聲以立名去形與聲而神自存故神不可言生死也上古之世人神雜糅夷然不爲怪也重黎絕天地之通然後神退處於虛無獨以人道立人事然聖人不欲人忘其初也爲制祭祀之禮以通微合漠而天神地示人鬼出焉聖人之道若是後世見所不見以爲怪而屏之何異世家子孫有言其先祖微賤事者輒以爲誣而怒之乎三代以來傳記言鬼神者衆矣南宋末際乃有扶鸞術以通人神葢上帝神道設教之心濟人道所不及也儒者謂其惑世誹言之而靈異昭然莫之能殄于是姦者淆之以僞益依託焉世反以儒者之言爲欺矣吾以爲與其諱而疑于人也不如辨而存之以爲吾道之助往者長洲彭氏爲晳神錄吾見而善之獨惜其稍近禍福使明神弼世教之心

流于末代于列[illegible]之異思殊說以發之未暇[illegible][illegible]詳則見
霽山澄人與人詩文酬酢若師友者然雖淑[illegible]攻心之[illegible]
不及質神鬼之[illegible]也而善世之意寓焉不涉禍福不入[illegible]
誕錄而著之以見人神交接之正不亦可乎夫天地之道
大矣聖人盡人之性與物之性故化育參儒者未盡人物
之性輒以己見爲道務名而忘其實哀哉霽山者不知何
許人亦不言姓氏乾隆末與蔡葛山相國酬酢降乩于漳
浦今三十餘年以文章道義見重所作隨人輒應甚奇捷
而與賡有龢得者皆持去未有存錄久之好事者[illegible]惜爲搜
拾奇零並及其友壺山醒山之作曰山人珠璣稿行于世
余乃推原鬼神之義如此覽者無惑焉

朱母陳太宜人八十壽序

夫壽之有慶自昔然矣慶必將以祝辭稱觴萬年使壽者樂而進之禮也顧嘗怪世之爲壽辭者或侈言門第敷陳官貴而于所以受福之原或缺無稱抑何取哉歲在丁丑八月爲平和營守備朱君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太宜人八十誕辰漳郡諸公謀所以爲壽而以文屬瑩瑩未嘗得見太宜人也而交朱君久知其人則欣然樂爲之辭曰余之壽太宜人也與他有間矣余聞壽爲五福首蓋福之大者今使有期頤之年而或無子若孫或有子若孫而居不蔽風雨食不給饔飧或子孫富貴而無介名不能保其盛此皆未可以言福也若太宜人之壽則不然余于朱君見之朱君以行伍起家生平歷戎馬任馳驅蓋積勞閥績以致貴非如以甲第者之取儁于一

中也人當微時嘗與徒卒爲伍習勞苦一旦致貴未有不稍自矜而驕視其徒卒儕偶者或漸狃傷而忘其昔日之勞因以虐其下多矣且身爲武人與土民素不親昵而欲其克己愛民不尤難哉余涖平和一年餘其民風強悍輕爲械鬬而尤多盜余每親行搜緝而時會營閘捕共事有日見朱君約身儉親與士卒同甘苦臥起所以撫卹甚至而約束獨嚴禁士卒不得妄取民間物申號令嚴更鼓徐敎秩然至中夜數起巡視恐軍中之有驚擾也而士卒亦皆愛戴之奉約束唯謹而尤能愛民惟恐騷其黎小民亦能信君之愛己也以是所至安堵市廛如故若不知兵役者余亦深賴之以得士民心嗟乎此古名將之所以稱也而朱君乃能若是豈非天之生是將爲

國家棟梁之用者乎且朱君爲人厚其事上交友皆誠信無纖毫欺於財帛無錙銖尺寸之苟且殆所稱廉儉恭讓者非耶朱君曰某何所知太宜人之教云爾然則太宜人之賢可知矣今太宜人已屆八十而朱君方將益貴有孫二人亦謹厚守朱君家法則身富貴而有子若孫且賢孝此所以爲福之大者非復常人之壽所得同也此其福壽無疆吾安能爲太宜人量耶昔宋岳侯精忠史以爲受之其母卒爲名將第一朱君充是以往則其忠可知也有子如此太宜人不當欣然爲進一觴乎是爲序

汪母朱太宜人壽序

容甫汪先生以經學古文辭爲世名儒有子孟慈能世其業經史小學文章具有條理乃悉發其家藏先生著作已

未竟之書疏通證明而刊行之然後天下得以盡讀知汪
氏之學但或賤傳先生而失其實者更援引徵據以糾其
誣於是先生之學益明自當時諸老先生及知名之士皆
嘉孟慈之仁孝謂先生有子矣孟慈則逡巡歛而言曰
喜孫何能鑽仰先人哉凡吾所以稍有知聞者吾母太宜
人之教也太宜人寶應朱氏故士族年十八歸先君子僑
寓儀眞破屋三楹四望野田漫漫夏日江湖暴至室內水
漲二尺先大母鄒太宜人昔疾吾母引鄒太宜人蹲踞几
上如是者十年先君子爲鄒太宜人年老不敢遠遊吾母
佐之女紅室無僮婢飲食衣履咸取具於一身事先君子
二十有一年先君子以乾隆甲寅之歲終於杭州明年吾
母卜葬甘泉風雪中經營數月乃購得之先君子既下世

三族無顧者吾母延師課子吾父手澤所存言論所及時稱舉而督告之俾已墜之緒猶得存者吾母之教也喜孫無似不克丕揚其先七試禮部不中以資爲郎浮沈戶曹名實俱隕今吾母且七十矣謀所以舉觴慰吾母之心者不可得愧何如也余曰不然君子之事親亦於其大者而已容甫先生身爲名儒志業未竟而卒是時孟慈纔九齡耳烏知異日之能讀父書而益宏其業耶太宜人佐先生食貧以孝聞夫死卒能手葬先生撫其遺孤成立即使無聞於世吾猶以爲不忝厥配矧孟慈則既舉於鄉文章之聲隆然以起官戶曹所論列皆天下大計是孟慈尤能不忝所生至於沈潛經訓負仁義之質發邃遠之思汲汲論著惟恐先生之業稍晦缺古所稱孝子慈孫何以加焉然

則太宜人之功偉矣夫人莫不願榮其親而榮之以富貴不若榮之以聲聞今太宜人所就如此而孟慈猶欲焉是舍其大而求其細奚取哉既告孟慈乃序述之以爲太宜人慶其必以爲知言也

俟冠芳遺集序

世之善遊山水者必窮其境境不同而遊者所得亦異大抵得天地之氣最清者爲佳山水而得山水之境最清者爲善遊夫山水之最清則未有不幽深峭峻者矣今置身武夷九曲黃山三十六峰之閒心與目所遇無非清泉古磵幽洞懸崖白石青松雲霞魚鳥之事而與量絜文繡膏粱鐘鼎之華貴樵夫牧豎皆笑之矣甚矣人惡可以不善取境雖然宇宙大矣境之勝者如武夷黃山者吾不知其

凡幾也山水之境無窮而吾人之遊有盡則境者天地所以怡人之具而吾人所自怡者安在惟善文章者不然取天下之境之最勝者而悉攬焉於其心身所至者其境至焉身所未至者其境亦至焉極造化之奇所必不能有其境者而心亦至焉故觀其文而作者之境斯存吾於侯子冠芳益信也以冠芳之爵之才不得於世之所謂文繡膏粱鐘鼎者而獨得於山水幽深峭峻之境吾不知冠芳之遊果盡天下之佳山水否而觀其詩如遊佳山水焉讀其文又如遊佳山水焉是其詩文之境所存者如此所爲消泉古礀幽洞懸崖白石青松雲霞魚鳥之勝一攬卷而使人心目時時遇之吾不能窮冠芳之境又烏能窮冠芳之心哉而世之論者固猶以用于諸生早卒爲冠芳惜是殆

入武夷黃山而惜文繡爵粱鐘鼎之不至也不可以已乎
冠芳之子笠青孝廉以此集示余乞為之序乃言其境如
此世有知侯子者必能知余言也然而悲矣

東溟外集卷一終

東溟外集卷第二

桐城姚　瑩石甫著

與吳岳卿書

岳卿四丈先生足下頃友人自南雄還云足下欲於連陽事竣即息心讀書學聞之甚喜海內豪傑之士多已登耳目至隘猶得倣彿某也賢某也才其耳目所不及者亦得大略想其風望蓋魁奇雄傑往往不乏至若志氣純明踐履貞白又能虛中求善或未有如足下者也雖愚者千慮亦復何所贊益哉然惟足下素有克己之功兼以求善之篤以瑩識陋無似向承愛納最深義不當不有所陳白惟裁察焉竊意未悉足下所欲讀者何書也將以平日所求古人之學更加討論乎抑將求進于科舉之學乎今天下

彬彬可謂同文之盛矣然竊有慨焉者非士不讀書而讀書通大義者罕其人也夫讀書不通大義與不讀同爲學不法古人與不學同二者不可不擇也古之學者不徒讀書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讀書者將以正其身心濟其倫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體倫品之濟達其用總之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四者明貫謂之通儒其次則擇一而執之可以自立矣後世學術紛裂純雜多門然一藝之成咸足通顯當時稱名後世未有猥俗淺陋如近日科舉之學者也

國家立法之始厚以正人心厚風俗使學者服孔氏之遺經覽往代之正史旁逮天文律歷諸子百家之言皆習而通之以底於用故三場試以制義並及詩策所以求通才

收實效也意豈欲天下之人盡棄經史子集百代之書第
取所謂鄙儒論說與夫先輩及近時應試舉之文窮年殫
精明揣摩擬而已哉自世之操選舉者不能以此意求士
苟以新奇浮華爲尚士人讀書惟知進取爲事不通大義
不法古人風氣一壞如江河之決不可復挽有志於學者
終不能矯其流亦不嘗更逐其波也足下資性明篤素自
拔于流俗讀古書爲學具有古人之風所作詩文議論皆極
高曠每歎爲不可及然猶有惑者似乎猶存科舉之見此
非所望于君子也夫士人進身之正舍科舉無由豈謂不
講然後爲學哉鄙意以爲講之有道不必如世之所云也
今使足下口不絕吟于詩書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諸子
百家之編軌必遵乎仁義說必準乎儒先因端以竟其委

沿流以討其源若遊乎江海之廣不知其至也以日而以年當其未得也茫乎東西之無極及其有獲也恍乎左右之逢原當其難也僉一慮而多室及其易也縱千言而沛然以求義理則甚精以求經濟則甚實以求文章則甚茂以求多聞則甚廣科舉之學出其緒餘而已足又何全力之攻焉况乎科舉之功淺而易通以足下素所製作即已甚工所以未得志者非術之未至或時有未遇耳又何疑乎嘗謂士人進取固不必爲必不遇之文亦斷不能爲必遇之文惟以吾之可遇者俟彼之取否可已豈于此事尤所云假俗淺陋並未能至于可遇也徒以家遭中落身遊迍邅不得已而汲汲求之若足下夙事帖括既已有功而身勢又非艱迫父兄彪炳上第子姪又輝映而起家雖貧

之有仕宦者足以養其身非營之比也猶慮進取之術未工更求精進豈真以一第爲榮哉有以知足下之不然也夫進身固有所由然既進正復可慮平素無所蓄積一旦茫然決裂者多矣足下賢者豈有此恨然願于古人之學更有充益科舉之學第勿荒廢而已異時所學既成登進于上使天下之士謂讀書學古固無妨于進取者自足下始則所謂不逐其波者未必非所以塞其流也其有功于人心風俗甚鉅豈非足下夙昔之志願者哉不揣狂直幸垂聽焉

與吳春麓員外書

某月日姚瑩頓首春麓先生閣下瑩少駿蹇不遍世故又貧賤無以自給于當代賢士大夫所守獨先世遺書而已

瑩之先人數世皆忠厚讀書好古不爲浮薄以故雖或仕於朝宦於四方獨無儲祿以給子孫及瑩之身益困常懼轗軻不能自立以墜先人之業也日夜兢兢冀有所就誦古人之言求古人之義束髮於茲十有餘年矣始嘗與一二同志講論里中而先輩長老頗非之或相詆笑以爲狂此亦無足怪者獨念今世古學不明久已一二才傑之士力可以及古人而趨舍乖方求名太亟太史公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固已罕遇竊以爲天下之大不當遂無其人或有之而窮愁隱困於山巖陋室之中類皆謹行自好不爲矜耀悅人耳目而世俗淺陋無以知之耳此非遊歷四方身自訪求不能得也瑩自少時求友甚殷而交友甚難有如此十一年之秋識洛嗣子方於郡城以爲卓

辯既與論古今大義不余厭也則訂交而去越三年復識介弟岳卿於都純明貞白德器藹然心欽之前歲偕來嶺南相處久日益親先生之家固多賢俊茲得奉教者既如此已所未識獨先生耳岳卿予方嘗爲言敦古訓崇實學是學所崇仰而心敬者也昨偶致岳卿書稍論俗學之非不意遂及清覽予方來書云先生見書深歎以爲人傑也且願下交命某以告嗟歎何以得此於先生哉嘗聞君子之於人也觀其所乖常人之於人也觀其所取夫排擊前妃黃白馳騁辭翰蹺蹺而雕繢奔走於公卿之門大以致通顯小亦取聲與當世才傑之士爲一時之所欣慕歟其言廓落不工須揭其容偃蹇不華親附其交曠浪恣肆無發媚以爲悅而多陳得失是非豈非迂闊之徒爲人之所厭

薄者與然而彼且視人所欣慕者而棄之不爲惡於人所厭薄者取以自治必有說矣然而不敢以己之所爲旦暮望見知於君子也乃今者君之所取夫其棄者亦或從而取之矣是非常之知所不敢旦暮望者竟得之於君子也此豈非一介之士所深幸而竊喜者哉雖然先生所稱不敢當也下交之云尤爲非分惟區區謝薄之衷平日未敢自信者一旦爲先生許其不妄則幸甚矣且與人子弟交其父兄復有知己之言而無以自通於義不可當自是又將奉教於先生矣

與光律原刑部書

律原足下春初得去歲復書悉眠食無恙離群之感彼此同之至衛河橋郵人足跡久沒於車塵馬矢間矣而良友

念深猶步武相尋其可感念何如來書云嘗與同輩觀月御河橋各皆散行余獨徧走橋上下殆遍踵趾相接不問綦黍人問其故余曰是昔嘗與石甫遊此中疑有石甫足跡冀步武有合耳大約古人之交意氣未有不合而於其中有分量多寡存焉聖在里門時從諸君遊有見以相質有作以相示或然或否不必盡合亦未嘗強合也然僕嘗語足下云吾生平議論與明東合者十之四五與匡叔阮林合者十之六七與足下合者遂十之八九此非僕之私言也顧僕好爲繁言贅說每衆議蠭起往復論難不休而足下獨默然不發一語問其故則曰某之意石甫已道盡矣噫此亦非足下之私言也今不見足下四年矣足下識趣議論有進於曩時否向思昔時所共論者合否又何加也若僕則時見有不必合者已非先後異致不能自堅也覺向日意思未免於

聲氣標榜之習如嘉隆七子復社諸公所業所期豈不甚善然而近名之譏吾不能爲諸公諱自今日論之竊以爲未然也天下學術之壞非一日矣其始病於人心之不能無所苟其苟也意有所貪則汲汲以求之求之不卽得然後乃爲新奇以駭之唱和以張之謂夫不朽之業攙襲可成振古之名標榜可得然而求其實或一有不副於是世之小人爭媒孽其短大聲以倡於眾曰若所爲皆如是耳夫一二君子所汲汲以求立於天下後世者名也彼其人豈不嘗具絕俗之智懷慕古之思慨然欲挽頹風勵氣節爲中流之砥柱哉然而名業未成小人之禍已烈至使無識之徒數世以爲口實嗚呼小人誠足畏如諸君子者亦有以自誤也使求其實不貪其名深厚以植其基廣大以

存其量虛中以誘之誠心以納之惟中無所貪而後事無所苟也我無所苟而後人無所爭也爭端不起而後人心日底於平乃可以從事於學雖吾力未足以及人而自立者不已堅而明公而恕乎如是則聲氣之說安所用之夫名者鬼神之所忌況於人乎天下未有投人所忌而能使人從之者也然則吾輩今日所當從事者可知矣足下驟聞斯說必駭以爲僕今昔之論何不合乃爾俯而深思必咍然笑以爲吾兩人今日之合固如此也御河橋足跡往日之跡耳吾今日過之亦必有不合者而足下求之如囊日嗚呼吾何以報足下哉

復楊君論詩文書

昨以詩文寄覽未蒙鍼砭乃獎借過辭甚自愧近代詩人

之弊誠有如足下所云者至以僕爲不廢江河之喻則不敢當此自足下阿其所好耳然得無爲他人笑耶承教以歛其才更反於樸積其氣使造於渾旨哉言乎終身佩之矣雖然此可爲才氣已足者言若僕猶未能語此也抑嘗論之才與氣二者有得於天有得於人才之大如江如海至矣氣之盛如霆如雷至矣然江漢猶必納衆水以匯其流雷霆不能擊鐘鼓以助其勢者其充之有漸其積之甚厚故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又曰配義與道斯言也不爲詩文言之而以爲詩文之道無以易此矣曩吾嘗謂古之善爲詩文者若賈生太史公子建子美退之子瞻皆取其全集玩之謂彼特異於古今者其才其氣殆天授不可以幾也既讀書稍廣於數子生平得其出處言行之大

爾然後知數子之與不但在詩文而其詩文才氣之盛有山也夫詩之與文其旨趣不同矣願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識胞與民物之量博通乎經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覽乎名山大川以盡其狀而一以浩然之氣行之然後可傳於天下後世當徒求一韻之工爭一篇之能而已哉且夫文章莫大於六經風雅典謨既昭昭矣說者謂善學者得其道不善學者獵其文吾以為不得其道則文亦烏可得哉夫文者將以明天地之心闡事物之理君臣待之以定父子賴之以親夫婦朋友賴之以敘其情而正其義此文之昭如日月者六經所以不廢為文苟求其不廢舍斯道無由也向數子者行事雖於道未能盡合若夫忠義之節仁孝之懷任天下於一身視萬物如一體耿耿自

矣百折不回千載而下仰其風者猶將奮起况其發之爲炳炳烺烺之辭誦之有鏗鏗鏘鏘之節者哉數子之文非恃才氣爲之也道在然也得斯道者才與造物遊氣與天地寥故夫六經者海也觀於六經斯才大矣詩文者藝也所以爲之善者道也道與藝合斯氣盛矣文與六經無二道也詩之與文尤無二道也凡此皆有得於天而又得於人者是也吾自視其才氣非眞有充焉隘者道未至乎方將反求乎孟子之說病未能也如吾子之教謹佩之不敢忘矣

復吳子方書

子方足下別後不奉教者四年矣德業不加風塵困頓無足爲故人告慰矯首懸得手書懇懇惻開感愧殊深足下

以過人之資愼取師友加之家學淵源其造進正非鄙人所能望乃以僕爲稍有知識不惜虛懷下問並述尊丈諄諄盛意僕誠駭悒其何以克當耶僕之交足下也在丙寅之歲維時里中英傑頗多皆嘗與遊後乃更得足下猶憶於九日偕諸君爲龍眠之遊涉澗登崖各適其趣僕獨與足下踞松根論宋元明儒及近代諸公學術之辨旣而長堤月滿把酒持螯十觴之餘僕乃發聲大哭滿座歔欷此時豪心盛氣幾於千載一時足下猶記之耶退而作五言古詩奉贈所謂獨力爲砥柱障此百川狂者當不獨以望古人也僕少卽好爲詩古文之學非欲爲身後名而已以爲文者所以載道於以見天地之心達萬物之情推明義理羽翼六經非虛也世俗辭章之學旣厭棄而不肯爲則

為之亦不能工意欲沈潛於六經之旨反覆於百家之說
悉心研索務使古人精神與妙無一毫不洞然於心然後
縱筆融貫自成一家縱筆爲之而非苟作矣詩之爲道亦
然三百篇而下無脩於興觀羣怨之旨而足以千古者漢
之蘇李魏之子建晉之淵明唐之李杜韓白宋之歐蘇黃
陸止矣此數子者豈獨其才力學問使然哉亦其忠孝之
性有以過乎人也世之爲詩者不求其本而惟字句格調
是求已淺矣况其煩字句格調無足觀耶僕之持論如此
而才力淺薄學問闇陋則又非旦夕之事也來書云惟孜
孜焉去已之惡而擴已之善大哉言乎孔子曰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即是說也終身行之豈能有加哉僕向者頗一二頁

友之益順開所以爲人之理蓋嘗從事於此始也惟自見其善繼乃稍覺其惡卒乃但見吾惡而所爲善者鐵矣然至但見吾惡而吾之善亦除長矣何也善與惡相爲倚伏善如君子恆藏而非耀惡如小人每匿而不彰使小人無所憚而君子戢其身則陰消陽長之幾也如是行之有日自覺洋洋然有生意不幸身爲飢驅從事四方良友久違莫由開過惡之復萌也多矣足下來於篤實處有功近復從湯敦甫先生遊孜孜於爲善去惡必有大過人者如僕鄙鈍固企望以爲不及又何以爲足下獻乎聊述生平持論用力之端不足爲芻蕘之一得耳

覆汪尚書書

竊瑩不佞藉先人世業從事詩書束髮之初即思慕古每

覽名臣賢豪事績未嘗不欣然跂望欲回鄙吝嫉如寇讐
年稍長則嘗覃思于天人性命之理出入于諸子百家之
書及覽漢唐宋元明諸儒先傳記之說博攷史漢以來正
通別霸史臣載紀之詳乃悄然悲宇宙遼闊懼此身之委
于草露也既冠遠遊北抵燕趙南逾嶺徼覽山川之雄勢
極都邑之壯觀上謁名公巨卿下友賢士大夫訪民風詢
利害乃益知天下之大立身之難雖尺功寸名不可以倖
冀今夏奉以微員受職來閩得見大人翼翼之度從容進
退教誨周詳皆二十年來所未嘗聞諸大人先生者欽服
之餘益深悅喜始知平素所聞德望之隆經濟之實殊未
足以盡山海之崇深也昨更猥蒙賜以手書念所受地繁
劇民情詐悍械鬬盜賊之風滋多不息教以平情理訟消

絶根源至于興敎化課農桑正民風端士習此皆古循吏之所爲者自揣生平非有微末譾見知於左右何以得此責望之殷然後知大君子之盛心勤求吏治汲引後人無在不以至誠相恪僚屬有不心悅誠服爭自濯磨以冀仰酬萬一者乎竊自受事平和及今兩月接見縉紳耆老咨訪老成吏胥考歷年案牘之所以紛繁前人之所以得失大略有可言者盖平和地界闢廣從古爲盜賊之藪自王文成平寇亂而始建邑其地溪嶺深阻樷篁叢密無三里五里之平逵巖磴被蔭彼此懸隔民皆依山阻水家自爲堡人自爲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奪故強凌弱衆暴寡風氣之爾獷亦地勢使之然也田不甚膏腴而山泉蒙生溪流縈曲灌溉便而蘇樵易有地瓜以備水潦之虞有芬芋以

通商賈之利其田畝依山開墾甚多而納賦不及十之二三故民力强而富强則鬬富則淫是其情也治斯地者莫不以詐悍刼擄爲慮奈營恐以爲和民之詐非詐也悍非悍也盜或非盜擄或非擄也何以言之夫詭變之民逞其囂訟莫不工于彌縫巧爲出入和民則好訟而不顧理陳詞而不近情但知蠱惑爲能寔則罅隙易露意取得財而止豈以爲非詐也貪也凡桀驁之民性氣剛暴習袵金革皆矜力强而伎勇若和民則以戶姓之大小支派之富貧爲强弱一夫攘臂和者千百勢甚洶洶及其黨散不敢越疆一步蓋伎止于嶋初無絶人之力故營以爲非悍也狡也若乃白日持械刼人于途不可不謂之盜然和民比黨毗鄰無非冠讐睚眦之怨報之以死乎茲彼此不敢入境

惟伺劫詐逞以快其私怨故瑩以爲是仇而非盜也若虜人勒贖則有之矣其始或由讐怨近則奸僞之徒往往栽其子弟而以擄控或婦女私奔而以擄鬭及推究之往往非實故瑩以爲是黠而非虜也更有異者命盜之案控者姓名累累指證確鑿矣及按究之則大姓黠和民相習凡被殺劫姑不即控則取其素所嫌怨富有力者按戶指名揚言將控其人畏誣即賄求除名否則不免故所首控往往不實而眞兇眞盜反以賄脫無名即有名每錯雜臚列不可辨別矣又地多游萃有不甘輒服毒索詐其輕死而好貨如此至于倚衆抗拒差捕莫施動需督帶兵役親臨圍捕則漳泉以下皆然然亦以其富強而不穡也故民有內閧而無外盜有抗悍而不敢爲逆控制安輯之方殆不

可以常律每覽古名將賢臣治外莫不因其俗宜作
爲敎令其道有三不外恩威信而已夫姑息不可以爲恩
暴虐不可以爲威貪詐不可以爲信前乎此者往往不免
於偏弊今思彼而用之自到邑後昧爽治事無巨細皆親
裁決匪特幕友丁胥卽至親亦無假手民閒投訟刑日坐
堂皇訊斷與民共睹以示勸懲嚴緝盜賊誅鋤強暴以安
善良每有訪聞卽漏夜親臨督捕雞犬不驚民無擾累朔
望之期擇地適中高臺宣講
聖諭招集紳民庶環拱敬聽至者數千人人皆予賞莫
不鼓舞歡欣以爲聞所未聞他如觀風課士實與鄉飲之
禮以次舉行欲令僻陋頑民漸知禮敎雖不敢仰希嚳哲
之風庶幾矢以實心無負敎諭諄諄之至意云爾至倉庫

正雜名課立法督催定遵新例年內全畢萬不敢稍有虧移惟是事繁費鉅所入廉俸甚微又科條嚴重動輒詿議匪惟竭歷實類捉衿雖茹蘖飲冰未有所濟倘邀逾格裁成尚乞賜之桀訓則幸感甯有紀極請將平和情事及愚見所及附陳鈞鑒語言繁冗非分亘深狂率之愆諒希寬宥不勝悚悚之至

再覆汪尚書

竊前接受賜書以瑩之愚妄不加譴責乃猥以獎勵之辭溢分過情深懼不當復蒙教示剴切繹誦再三信皆不刊之名論入仕之正軌誠能遵奉而行蓋無往不宜又不獨爲平和發也然後知大君子學問經濟初非二事從來見理之眞極精當宏深言之轉若平易以來諭所云證之實

心可兼二說無不相爲表裏此豈尋常蠡測所能萬一哉謹勒座右以當箴銘並俟修名臣言行者採錄焉嘗聞古人之相遇也上以進賢使能爲亟而不爲市恩之舉下以立功勵名自見而不爲干請之私故後世往往並稱其美抑又聞之飾情干譽者詐也虛詞無實者妄也君子道無不闇則矜奇之事爲可羞小人行恐不章故矯詐之情亦易敗抑又聞之計深遠者必無旦夕之功圖大成者不惜是非之論嘗覽前古以來知遇之難甚於鍼芥之相値然其道行功見庸衆乃相詫爲奇此事理之必然者也縈雖至愚極陋敢不兢兢圖其終始使大人無輕譽之悔下吏無躍爐之誚乎廿七日又承示諭先從祖所譔祿門集序及貫心藪銘稿本欲以手書勒石古誼高風誠無有倫

比先從祖八月二日之書呈今歲過鍾山書院時偕家叔等編校惜抱軒文後集曾見之已錄入尺牘中矣其二文俱入後集惟手稿未見向皆存家十叔名維處鳩工付梓亦叔與羣弟子所經理也聞婁江姚春木有助資百金之說未識果否昨得家書知家十叔尚在院中今作書往取此稿惟平和僻處不便今不揣冒昧特乞飭交郵致幸甚至桐邑並及門中學先從祖書者雖閒有一二皆未可以代惟家十叔所書時有近似先從祖嘗喜之然風神韻味豈能及耶儻原稿亡云或試令書之可乎

與吳孝廉光國書

不佞莅茲土七月矣德薄能淺愧無以安輯善良鋤滌強暴副士民之望每思延賢者助其不逮聞有孝廉吳君者

好學砥行士林所重也除夕前一日巡行四境道出后嗣
一見先儀信爲讀書君子而停輿途中不能深通款曲殊
爲悵然頃以和俗剽悍不知禮教欲崇叢人士漸摩以仁
義之術稍變其風特倡議與修書院捐儲膏火聘延名師
仿古白鹿及前人棉楊之遺軌顧事大費繁難與創始辦
有一二端士知其不謬僉以爲非吳君出與其事不可然
則足下之盛德非有足以翕服士心者安能如是乎不佞
益不能無厚望于足下今訂于月之十九日集議事宜業
已閱達想足下當此必能惠然而來也前語貴族人有劫
爾廖姓之事頃察其有無令彼約保送縣治今未至得無
忘之否此事並非可以烟賢者待以君子立身出有安民
之責處有宗族之望方將助吏爲治豈可坐視鄉族中有

急於人才得人之法莫妙於因材善使無以常格拘無以
小行責白其志伸其氣寬其程嚴其效夫委蛇循用進退
膽徇者皆闒茸之人也沈毅智勇之士又不易得然則令
果敢好義之人又誰取哉凡人患不誠而已誠於家則孝
友誠於國則忠良誠於好善則進德誠於好士則得人今
之所稱誠於好士者大臣中吾未之見也人才何由進時
事何由濟乎壁乎正直敢言之氣於今衰也久矣自古未
有委靡若此之甚者也古道亡而後人心壞人心之壞則
自讒諂而諛始諂諛成風則以正言爲可怪始而驚駭而
憚繼而厭最後則非笑之以爲不祥夫以正言爲不祥甘
時其事何可問哉人心風俗所以爲國家之本盛衰之端
未有不由此也平日有所竊憤深憂於中者無自質其是

非不能自已於吾師前屢發其緒亦有所激爾也漢武有言曰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妄發矣吾師豈其云然哉

答張亨甫書

亨甫足下夏初得去歲惠書甚感拳拳比貽書恭甫先生問狀中元後三日手問再至知已來福州仍就恭甫先生所而窮困不能自適其意此殆天以貧足下也宇宙間可久可大之業其成功雖甚平庸而出之未有不驚奇絕特定三辰奠山川驅役百靈使魑魅罔兩自竄於荒漠窮裔莫敢與人雜處而為害此非聖人之奇乎自孔子刪書不載神奇之蹟儒者求其說不得則以為荒遠不經聖人慍其惑世云爾夫索隱行怪聖人嘗惡之矣今以古帝王神聖平成萬世之功乃等諸索隱行怪而削去之以為此聖

人意也其信然乎吉雖不存而帝王神聖之奇自在天壤惡在其能去之聖人若曰觀其蹟可知之矣烏用吾書開闢以來文字誰製書契誰作又從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爲而造其始易以著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辨名分何爲而創其體別其義例此周公孔子之奇也有所未有之謂奇有之斯不能無之之謂奇老莊列子釋迦氏以其荒誕之說奇屈原賈誼馬遷相如昌黎眉山父子以其雄駿瑰偉之文奇李陵蘇武陳思越石李白杜甫各以其悲憤慷慨之詩奇然是奇也大抵有所爲而後發有所爲而非困頓沈鬱勢極情至而不可已則發之也識其成之也不可以大而久洪水之湮而鯀則殛死也管蔡流言而狼則跋躓也陳蔡絕糧而匡則圍之也非困窮

憂患則聖人之遇不奇非絕無僅有則宇宙之奇不湮諸
子亦各以其窮發其奇而不朽蓋從古無安常處順坐致
富貴而能奇者斯其與草木同腐也固宜足下之才可以
奇矣而未致其極吾故曰子之窮天殆以資子也不窮不
奇不奇不不可以大而久今足下不自奮其奇而以海外之
奇望僕之詩以爲子贈皆在儋耳有然僕又無遲暮遷謫
之感也噫僕雖不能奇若其窮固有甚於子瞻者足下豈
嘗知之哉昔子瞻得六一之賞又有韓富諸公相推轂名
動人主每歎爲奇才雖見傾羣小幾死詔獄然天下之人
皆知之太后至爲上白其枉及在儋耳不過遷謫屏逐之
苦俯仰蓋無所恨僕雖蒙知一二鉅公而名不挂於朝端
二綃放歸久之乃得外授又見惡於上官既罷斥廢棄復

陰摧沮之幾不能容誰知之而誰白之者無家可歸老父殁於海外孀母旅寓福州浮寄一身渡海依人存活其窮如是視予嘐嘐當日何如哉愧無文字之奇然不肯草草負此憂患思有所以表見顧空言不若託諸行事年來頗述海外嚴疆所以安危之要及近時賢執政之所興革論建比而著之以見

聖朝德澤之廣與大控制外夷屏藩數省之利

九重所以無東顧之憂者非無以也事皆紀實言歸切要異時書成相與觀之誠不足當海外之奇若其久且大者惟足下勉之也

與陳恭甫書

瑩謹白在福州時匆遽治行李閣下亦微恙往還晤言殊

覺不盡所懷登舟後輒埒郁企不已海內名人先達生平聞見多矣精考訂或拙於文章工辭翰又弱於氣節至於經濟世務益多迂曲鮮通閣下獨馳騁於翰墨之場研參於賈鄭之席氣節世務燭然通儻宜可以膺當世之任而塞人士之望矣乃服政之年優游里中久而不屈日以所自得者砕礪後進汲汲然引之不倦自百餘年以來關中老儒文彥無不搜購而表章之既撰爲志傳上史館復請於政府大者配食聖廡其次亦祀鄉賢不朽之業既躋其巔而踞其勝餘膏賸粒門下士猶將挾而揚之以步其武亦甚盛矣其覛高牙大纛而無所建白豈可同日語耶假使閣下竟出而開府建圻恐事勢掣肘者衆未必能行其志而負氣稜稜非能默然則有鍛翮而歸耳其得失固不

待習者斯也或乃更以否出爲言以瑩卜之閣下亦不謂然乎豈惟閣下即駑駘如瑩猶不勝大羨而願從其後矣今者北行人謂方將進取而不知正爲他日引退之計此非人所及知即閣下亦烏能料其必然哉前承索鼓山詩未及奉教遂次寫出寄呈清覽並附近作數篇亭甫若來可同觀之瑩白

復方彥聞書

廿九日奉書情辭斐摯具徵相愛之深閣下于竭歷之餘更爲謀歸人資斧感甚初意端午節後行詎爲穎齋觀察及少鄂堅留以待秋初俾免冒暑就道業已諾之洵如來書所料也拙稿頒訖糾政處極允當獲益良多惟所論究覺過譽今人慚作竊謂文章一事盛于周秦衰于建安自

士衡文賦子桓典論出而斯道爲之極變矣周秦以往六經之文大純無疵諸子亦各出其瓌瑋之言大抵義豐辭約氣固神完以道爲標以志爲的探其一言終身可行究其全歸六合不盡是以繁簡微顯蕩志愜心凡所修辭立誠爲本自賈董揚馬恢張闊肆已覺詞勝于義氣王于神逮安以來則專精餝臆而高古堅樸之意盡矣然風骨矯驚神氣遒逸創語造意康傑精奇讋不相襲蓋道衰而文盛亦升降之大端也唐宋諸賢有見于斯然望道未至果于自矜修辭之工或反不逮特其取義甚正立體尤嚴其諸樂然雖非清明廣大之奏已絕煩數淫濫之音矣先正論文所以必主八家者非謂文章極于八家謂八家乃斯文之途軌耳斤斤一先生不敢失其趨蹌聲欬又豈八

家之意哉瑩力薄志衰未能究心斯道然生平不爲無實之言稱心而出義盡則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益不敢以是爲文也來教欲引而進之異日者苟得息肩于此用力殫心以從諸君子後不勝大幸願望之至

東溟外集卷二終

桐城姚　瑩石甫著

一樂居記

一樂居者姚子爲其友天倪子築室成而名之也天倪子生二十九年矣少樂而善憂其憂非一自幼父常客外久不歸則憂之家屢空無以供母則憂之有兄甚仁愛而弱常恐其病則又憂之母賢而通經教之學懼不成以墜其世業也則益大憂之既長恐讀其家藏書數萬卷矣乃更遊心于造物之始探思于六合之外見夫古今之易憂天地不能無成毀也宇宙之大憂萬物不能皆生遂也寒暑相薄水火相搏憂生人不能無壽夭也聖賢之生或百年或千年憂其晦塞而德業廢也天下之治或數世或不數

世憂其紛亂而四方塗炭也乃至當食而憂人之飢當衣而憂人之寒也方成聚而或憂其散方貴盛而或憂其敗也山或憂其崩也水或憂其竭也魚鳥之游泳而憂其烹獲草木之華茂而憂其萎折至于耳之所不聞目之所不見無不憂之憂與時俱境與憂偕是以年未壯而衰精神耗敝形容枯槁其家人以爲大戚姚子聞而非之曰是所謂外其心而喪其形者也不去其憂將死乃築室以居之是室也無址與倚而無不寄近城市而不喧甚渦寂而非野無土木之工風雨之飄廣不經庭崇不及仞始望之窈然而深旣入之洞然而明其中空虛不貯一物遠可以達八荒而閉其樞高可以至九野而塞其竇耳之有聞而無聞也目之有見而無見也天倪子居之旣定屏絕往來反

觀內照寂然久之乎是向之所疑者若成毀生遂壽夭之理有以得其所以然而晦塞紛亂散敗之數有以知其無如何彼夫崩者竭者游泳而華茂者亦有以知其分而知其不能强也外變既釋中情自安精固神完形體充實其家人莫不怡怡然忘其所憂而得其所喜一旦天倪子顧而樂之然後知此室之果有足樂也姚子曰如是則可謂能保其身以養其親者矣有此一樂何憂之不去乎既又恐其居之久而漸忘也並爲之記

桂馨軒記

縣署敬思堂之西偏有軒錢唐袁君顏之曰雙桂庭有二桂故名也桂之華常以秋秋或再華盛者三而止春夏秋冬各一華者俗言四季桂也月一華者俗言月桂也然皆

有歇時節盛亦何日歇乃復華閩地氣煖華不以常候余來平和之冬廨內桃與梅桂同時大盛不足異也獨二桂自閏六月至于今正月繁華未常歇老吏竊異之以為數十年未有殆其瑞乎相率而請易名以寵之余謂物忌太盛茂華既竭則衰此恆理也愚人乃或指為祥瑞遂侈大之以為感應之美夫物理之感應豈必盡無要必有盛德異政乃足當之否則妖孽以警夫貪殘昏暴者使知改勉耳余不德治此八月矣殫心竭慮夙興夜寐以求士民之安而不得雖免貪殘昏暴之譏要未足言感應矣瑞之有哉意者嘉桂示異以警之也敢不益戒慎以自厲乃更顏曰桂警旦夕處此可以鑒觀云爾嘉慶二十年上元日桐城姚瑩記

遊白鶴峯記

白鶴峯者桐城東南一邱壑也去城百二十里古樅陽地匯桐城潛山懷寧舒城諸邑水瀦爲大澤春夏盛時白波漫空一望無際桐人名之寒洲湖湖盡處小峯十數白鶴獨聳川流環出其下以達於江故雖不甚高而有千里之觀東晉時陶公嘗令樅陽後人築亭其右曰惜陰比峴山焉甲子乙丑之閒里中同人頗盛余嘗一再遊之甚樂也人事牽率奔走於四方不登此峯者二十年今歲之京師道出里門昔時交遊僅有存者每一置酒輒忽愀然登臨之事遂廢甚矣吾黨之衰也已而以事至郡春麓侍御主講院往謁見則謂曰而知湖南鄧湘皋乎吾嘗與言白鶴峯思一遊可偕往余應之而未果也湘皋方修江南藝文志

寓院中余亦假館三人相得懽甚各出所作詩文相論辨侍御又言先世與吾家姻誼自明季以來且二百年子孫各有盛衰余與侍御之弟岳卿及其子子方又知交最久復聚於此誠非偶然而子方則既亡矣相攜登大觀亭弔余忠宣之墓作詩而返侍御又出史忠正書其五世祖母余七世從祖姑姚太君事蹟湘皋亦出其鄉鄧子與挽某和尚詩皆明季忠烈高士各有題咏感慨係之余幸此行得二君子相知之樂幾忘返矣事竣將行而君堅持不已於是留滯一月登車復止者再侍御曰不可以負山靈遂訂期買舟至白鶴峯下而登焉夫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當時稱豔境過輒如浮雲太虛之逝者眾矣獨古人山水所在與友朋知己之盛終身思之豈澹泊之事果逾憂

某者以兒弒暴富遣子應試且援例邑中利其貲多依違者君獨排抑之不得與試士論以此多君所著論定錄四十卷皆評論古今人物年四十八卒娶皇甫氏先七年卒合葬縣之上五都鄉生子三長承岳增生廣東太平司巡檢次承岷廩膳生三承屺候選從九品女二長適汪某次適于某男孫八人桐城姚瑩識其子承岳爲人誠篤湛深好思著名理所著書亦數十卷蓋自據所得託爲稗官小說者流隱於吏者也瑩嘗爲作傳承岳乞爲其先人墓碣閱狀然後知承岳之學蓋有由也銘曰君之生孤以病君之友深以正不售而教有子克繩之百世而下爲君子幸也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藏公墓誌銘代

道光元年十二月提督浙江學政如皐戴公拜復授兵部尚書之命將回京師有疾明年二月初四日遽撫臣以

聞

天子軫悼悉免在官處分遣大臣致祭給全葬如典烏虖公之蒙恩可謂盛矣方嘉慶庚辰之春

睿皇帝將謁

東陵兵部不知何時遺失行印諸堂官皆得過失公以本部尚書降太常一月奉

命視學浙江

召對良久退而歎曰

聖恩如此臣何以堪臣老矣死之日當不使有餘布餘粟負國家也今

上登極元年擢復禮部侍郎仍留督學公感時疫且疾思
入覲未敢乞假及得復職回京
旨公感泣曰吾贍
天有日矣促治裝未啓竟以疾終
新天子於公未嘗一見以獲咎在外之老臣未再朞盡復
其官方內召大用而遽逝
恩綸褒卹優渥至極知公耿耿丹誠九泉之下猶當瞻依
陛闕也某自嘉慶元年受公知待公前後十年見公德行
文章甚悉公歿之歲某奉
命撫粵西未親執紼門下士各以所聞知作表狀將上史
館而公子以隧道之文屬某其何敢辭謹按狀公姓戴氏
諱聯奎字紫垣先世以

國初遷江南之如皐遂爲如臯人族頗式微考蓮菴公寄籍大興故公以乾隆三十九年鄉試以順天解元明年成進士授庶吉士肄　國書散館授編管始改復原籍四十四年遭嫡母憂旣闋又遭父憂除喪補編修嘉慶元年擢贊善五遷而至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轉兵部侍郎歷禮部吏部復調兵部十八年遭生母憂逾三年起署工部尋補吏部擢左都御史明年進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改兵部尚書署戶部明年兼署左都御史再署吏部後降太常寺卿道光元年復禮部侍郎再復兵部尚書公少篤學從邵二雲先生受經爲文有聲與入官翰詹故雖數歷劇要兩充會試同考官又充雲南江西正考官充文武會試正考官充殿試及

召試讀卷大臣又出爲安徽山東浙江學政惟山東之役以生母憂未行故公門下所得士最多公旣受
兩朝之知而謹愼小心始終彌篤自躋卿貳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
顧問之語未嘗一洩時有
密諭深夜自書復
奏至歿人莫能見其草尤好愼言雖家人未嘗妄發其用密如此與人交無所競大廷議有不合惟以理辨無疾言憤色退亦未嘗有所菲薄其和平如此然風節素峻在翰林久不遷掌院爲嵇文恭相國公座師也將保御史列公名滿掌院某公曰吾未識面何以論其才否相國以語公令往見公漫應之及舉京察文列公名某公言如前相國

怒呂公曰是汝自悞也公曰有命苟不得徒往無益不然若吾師者豈有所干哉相國咨嗟而罷大學士和珅掌院莅任屬官見者皆降禮公獨長揖和訪時望爲領驕師或薦邵二雲先生及公邵辭不就和以爲愧欲延公堅辭邵先生語公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爲後計公曰吾師行弟子從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强邵君何爲此悻悻益重公禮貌有加公持躬儉自少未嘗衣綺貴後燕居乃一緼袍曰秀才時服不可棄每食盤蔬箸肉或疑其矯公曰仕宦者莫不欲有守而或改操華膴累之也惟不受華膴之樂乃不覺淡薄之苦以存吾廉不亦可乎某在京師侍公久公尤愛之嘗語云武侯天才猶一生謹愼我輩何人此心一放則無所不至矣故惟敬爲入德之階予其

勉旃某服膺此言數十年然後知公生平之所得力上以結
主知雖偶有升降而
恩遇不衰中以待僚長雖屢拂權要而聲名益泰下以對妻子雖日處狎近而言動無失信乎其有所主也公曾祖某祖某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考之承安慶知府以公貴晉贈如公官妣三世及生母皆贈一品夫人配某氏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鳴皋官某次一芝次一騏孫某某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銘曰
川嶽蕩蕩儲瑤英上燭樞斗光天庭貞一在抱晶且誠咳唾熠燿含元精上爲
國望下藝林彝鼎之重百世欽公日昭事惟小心對揚夙

夜一戰兢大哉敬勝古帝箴

東溟外集卷三終

東溟外集卷第四

桐城姚　瑩石甫著

戒殺文

人雖殘忍不能生而殺人其始必有所由以漸至於日滋月長而後殘忍之性成蓋機之萌也蚤矣殺物者殺人之機也苟充無欲殺人之心則吾有取於釋氏矣戒殺放生之說是也世之好辯者有三難焉一則曰物無知也一則曰婦人之仁也一則曰此浮屠氏法非先王之教也噫可謂不思其本矣天下之物惟死則無知耳苟蒙血氣而生未有無知者也然則使無知而我不惟其義惟其知是天下之蠢蠢者皆可殺歟夫知之有無物非得已也業不幸而無知又從而加之以殺何物之重不幸也所謂婦人者

謂其知愛而不知勞能養而不能教耳或縱惡養姦噬臍貽患故謂之婦人之仁豈必殘忍而後爲丈夫乎世之殺生者殺之吾不知其罪舍之吾不知其害也至以戒殺爲浮屠氏法非先王之教則尤有不得不辨者亦嘗觀天地所以生人物之本乎原夫乾坤端倪陰陽兆基氤氳摩盪黃□萌芽天地之亭毒本無心於人物猶父母之胎孕本無意於男女也及其既生而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類分焉謂之大獸之屬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類分焉謂之小蟲之屬其於天地皆父母而子育之耳於是蠢蠢蠕蠕各求自飽弱者肉之强者食之互相吞噬血走肉飛當斯時也人以虛靈之性獨含二五之精固已得

氣至清秉生特厚矣然倫紀未立政教未開則亦混混沌沌無以大異庶物故食肉衣皮木居穴處爭奪相殺同類相仇逮乎後聖有作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紀其倫定之上下尊卑貴賤長幼親疏以辨其分城郭宮室以安其居水火金木以備其用七禮以制其節六律以導其和而特憫其戕生殺物之慘也故教之種五穀以爲食治絲麻以爲衣政教旣開民物大定然後跂行喙息蠉飛蠕動之倫各得其所而不相害自是萬物皆賤而人獨貴天心亦有所歸矣然彼萬物者同受天地之氣而生特以蠢頑不如人道之立固猶然天之所憫惜而同在字育者如父母然有賢子俾立室家爲之長帥其愚不肖者有益矜之矣豈得賤惡而殺之哉虞書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商書曰鳥獸魚鱉咸若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自古聖帝明王皆能體天地生物之心仁及庶類萬物各得其所夫然後天心順而風雨時地氣暢而蕃育息人情洽而四國和萬物得而鳳凰降麒麟遊龜龍假瑞草挺夫惟好生之德有以洽乎上下幽明之際也然則古者祭祀賓客與夫饔飧之饋先王不免牲殺何也曰此先王之不得已也蓋血肉之食可以充養氣體人非有清心內養者十日不肉食則面有槁容百日不肉食則體或骩骳聖人不强人以所難故爲酌中之制食有常牲物有常品取有常時製有常法不求遠物不珍異味其於祭祀賓客也於己之養有所加以致孝敬也推聖人之意豈不以爲有餘憾哉故禮曰君

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其撙節也如此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其愛養也如此且以聖人之功德於民物大矣其口體之奉祭饗之儀所必不能廢者天地民物亦皆樂有以供之而聖人猶撙節愛養之如此故天下咸被其仁而感其誠但見其生而不見其殺今無聖人之功德徒藉口古禮以濟其貪殘豈仁人之心也哉甚矣人之惑也惟其不惜物命果於殺戮日習既久不覺其慈祥愷惻之意漸以牿亡而剛强暴戾之心潛以滋長一旦殺人不難矣爲其機之先動故也嗟乎禮始諸飲食古聖皇教民稼穡其功最盛

於萬世者非徒穀食之良民以無病也自農事興而天下萬世之物命賴以全者鉅矣儒者誦法先王不能從其最盛而爲撙節愛養之斯亦可矣顧不察天地所以好生之心而以戒殺爲浮屠氏病是所謂好辨其名而忘其實者也亦終於不仁而已矣

焚五妖神像判

皇帝治世勤政愛民

天眷隆顯百神效命各盡其聰明正道以佑我黔黎

皇帝嘉之凡有功德於民皆命有司修其祭祀禮官職載於古特備其民俗土神祈禱求福者雖祀典所未入以庇民之故不爲厲禁蓋能芘吾民者皆祀之則害吾民者必除之此大經也閩俗好鬼漳泉尤盛小民終歲勤苦養生

送死且不足輒耗其半以祀神病於神求藥葬於神求地以至百事營爲不遂者皆於神是求愚民之情亦可哀矣然皆求福而祀未有害虐我民如五妖者也稽爾五妖本五通之遺孽昔在三吳爲祟撫臣湯以
天子命驅除之吳民至今安堵妖頑不泯竄入閩中以至海外爾宜遣禍此方即潛匿民間竊血食有司體
皇帝愛民之意豈不爾容胡乃怙惡不悛肆其兇慝臺灣民人許某者兄弟和愛傭販養親年未三十鄰里咸稱謹愿昨者無故體病謂爾五妖責求祭祀其兄貧莫措爾益爲厲以致于死許某將死語兄若不祀爾者且禍一家其兄大懼因稱貸毀家作爾像盛禮迎祀闔郡喧然吾旣爲
天子守土宰境內之事吾得主之今爾敢虐吾民肆爲妖

妄豈可容縱且人之死生有命非爾魍魅所能擅權不過適見許某將死爾欺愚民無知遂憑之爲祟耳惑世誣民莫此爲甚今遣役械繫爾像公庭鞫爾爾之妖妄已著是宜杖碎投火絕爾妖邪之具開吾赤子之愚儻爾有靈三日內降禍吾身使吾得聞請上帝此判

勸修九和書院告示

爲崇文勸學恢拓書院增置膏火以隆教育而垂久遠事照得理亂之機先觀士習教化之盛首振文風故崇文養士者爲政之大端也幸逢聖代右文立學校設科第軸𨍏公卿皆由此出可謂盛矣然取士之途雖登俊秀而造士之法道在師儒有志之士欲立身顯名起家光國而或囿於方隅無師友之助或困於薪水無攻書之資

俯仰孤寒形氣沮喪未有不望名賢之汲引有司之栽培者然則書院之設豈可緩哉況乎平和俗敝士氣更衰雖科場獲雋有人而仁讓漸風未起豪强凌奪雄據爲姦愚悍無知附和成鬮至以讀書守分之英良不免械鬬囂兇之波累干戈之事不息詩書之氣不揚本縣披膚察情深爲髮指用思揚我善類振爾文風且和邑乃陽明之所造基漳郡爲考亭之所遺治芳型不遠道架可尋更宜大啓于今茲以冀上求夫先哲無如九和書院規模狹隘講舍無多師生之膏火無資講誦之科條未立課無定期士無常額不足以奬拔後進步武先民尋覺之餘憮然有聞夫政教敝而後風俗偷禮義衰而後爭奪起今百里之內劫奪頻聞旬日之閒殺傷未已此皆爲有司者德意不加威

令不行之所致也今將挽此悍俗莫如丕振文風欲爲悏拓書舍廣置學田延聘名師詳定規則惟是貲費浩大必賴捐輸除本縣捐廉倡率尙須衆力以成善舉爲此特選老誠紳士督理此事合行傳諭爾等紳耆殷戶詩禮之家苟思教子成名何惜輕財尙義銀自五十兩以上或數百元田租自十石以上至百石隨捐皆彙諭到各即題名注數以便擇日興工以二月上旬開課務期興仁講讓禮教大行試賦程文科名日盛舉揚善俊振拔異辨淸濁之流別莠良之目毋許搆爭積習致韜經籍之光縱介邪僞指詆莫沮衣冠之氣爾等捐題義士亦藉以垂名勒石來世流光豈不美哉

諭各姓家長

爲崇文勸學興修書院事照得書院爲講學之區敎士必先養士樂育乃師儒之職修文莫若會文從來風俗之媺惡先覘士習之盛衰乎和地處羣山人多望族巍科顯宦先烈爲昭勒鼎銘鐘豐功不替固宜炳煥奎章郁斌人士豈可不崇講肄坐微臯比今者在城及各鄉雖有書院爲會文之所然皆散處且係私立惟在城之九和書院向爲官學惜乎學舍湫隘不足以聚生徒膏火無資不足以助講習是以四方英俊莫我肯來本縣下車之初即訪問此事深爲太息今欲大興文物倡義捐修先經出示曉諭想爾多士必已聞知凡屬衣冠自當踴躍茲定于月日在于明倫堂集議事宜除爲立捐簿選派端士分往各鄉勸題外合再示諭爾等速即協同首事婉勸殷戶捐題簿到即

各書名限一月內繳清捐項即交領簿之人彙交首事以俟擇日興工本縣定當量予旌獎行見人才蔚起科甲頻登文物盛而悍戾之氣全消禮敎興而仁讓之風大起豈惟斯邑之美抑亦有司之光也此諭

捐簿題引

夫禮敎者出政之本文學者造士之郵士之不文政於何立。國家文治雍容崇儒養士二百年矣學校之興至於海外俊秀之選歲歲不絕雖舟車所至風氣異宜要未有不服禮敎而重文士者也況乎閩中大儒輩出槃緒可尋乃漳南之風獨形桀悍世家大族日尋干戈禮義之敎不宣衣冠之氣沮喪何其敝也然則爲有司者不忍其顚蹶而莫

之教與如義士興學之爲急務矣維我平和設學以來執經之士數千非不賢矣閒出而散居伏處實鮮師資莫測道義之淵海未睹文章之大觀盛業不臻無以振發其志氣余甚惜之用思大啓九和書院宏拓舍宇以爲肄業之區創置膏火以助攻勤之本延請名師廣名生徒遠尋白鹿之遺蹤近倣栩陽之軼軌凡爾彬彬之士苟能附我清流悉與盪滌邪穢以期多士成沐詩書小民漸知禮讓治彼悍戾保爾室家無負

國家教養斯文之至意除捐廉倡率外業經出示曉諭在城及各鄉殷戶勸令捐題其成善舉今特選派老誠紳士董司其事分路勸輸簿到其各書名量捐無吝

諭大埔黃氏

爲愷切曉諭革故從新敦宗睦族以息爭鬬而安民業事照得平和民性愚頑風俗刁僘爭强很奪相尋往往以小
釁微嫌醸成巨案械鬬搶刦習爲故常蔑法害民深堪髮指然猶各顧宗姓不傷本枝未有同姓相殘罔顧族誼如
爾大坪黃姓者也查黃氏爲平和望族元勳忠義彪炳
天朝人物科名於今爲烈即爾大坪八房分支別派雖歷有年反本窮源實同一氣中如旗杆樓西爽睦順新寨等
處多習詩書素稱富庶古隆安撫等房頗爲貧窮而子弟恃强以理而論固宜富者撫卹其孤貧强者護衛其殷實
守望相助疾痛相關乃不尋敦睦之好專事讎仇不數年閒互相鬬殺命同草菅案積邱山官府之誅捕時勞兵役
之擾累無已以致誦讀者輟其詩書耕耘者失其耒耜老

弱奔竄於巉巖榛棲路伏婦女驚慌於曉夜竈冷煙消在
有司存為民父母之心睹此情形猶深憫惻豈爾等本一
體祖宗之後逞其忿悍必事傷殘求爾度理準情良用三
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萬丁之族豈盡冥頑滋事之
徒雖多倡亂不過三四自非悖類即係困窮亦具人心當
殊狠類苟能理格何必刑求既已洞悉本源不惜諄誠告
誡為此特行示諭爾等八房紳耆士庶知悉
國家法重如山恩宏若海矜恤民命刑期無刑怙惡者不
假姑容自新者悉從寬大本縣仰體
皇仁下憐民隱是以諭令該家長賁宜春等傳爾闔族曉
以一本之仁洞開三面之網凡爾兇械滌爾垢污爾族中
大小各舊案爭奪械鬭殺傷等件除確查正兇拏究以彰

國法外其被告牽連及小過細故可以原釋者概予從寬
令其各解怨嫌相爲和輯在於祖祠中聚齊族衆公議調
處嗣據該家長稟稱各房明理者皆知自悔願從安輯恐
改前愆獨古隆社中有黄定黄用黄補黄言者膽敢阻撓
成議怙惡不悛揑我數言實犯衆怒若非亟加誅捕無以
旌別良善臨此禍胎終爲民害是以不辭跋涉復此親臨
除該犯黄甲黄定黄補黄言四名罪在不赦法所必誅現
飭差縣賞嚴拏務獲外其餘各房一切人等照常安堵毋
有驚疑避匿擇其明白曉事者從容來見面諭事宜從此
務須痛釋前嫌盡從和睦上爲
國家守法之良民下爲祖宗敦仁之孝子歲時相見問弔
相通周卹困窮防備盜賊從此士安詩禮農守耰鋤化干

盾爲文章山川皆增秀麗遐寇雖爲手足門閭定集嘉蔭
仁讓之風大行敦龐之俗斯在凡爾子孫爲利世世本縣
有厚望焉

召鄉民入城告示

爲暫停拘捕召徠士民舍舊從新分別淑慝以蘇民困而
達下情事照得設官者所以撫民撫民必親然後上下之
情通而利病可悉執法者所以討罪討罪必嚴然後强暴
之徒畏而愚弱可安此古今不易之道也
國家以撫民執法之權授之地方官吏必深明乎所以撫
民執法之本並用而不相害則民知戴
天恩而懔
國法苟用嚴不當有罪者未能儆而愚弱益以自危則良

善之民欲親官而無由于是執法之敝反爲撫民之大病甚非所以宣廣皇仁綏安黎庶也龍溪爲漳州首邑地廣人稠習俗強悍爲諸邑最械鬬擄奪自古有之甲寅水災以後乃益甚邇者古縣之鄭姓及雜姓五十餘社械鬬于南天寶之陳姓及雜姓七十餘社械鬬于西田裏之王姓及洪岱之施姓械鬬于東歸德之鄒姓與蘇郭等姓械鬬于北西北則烏頭門之詹陳等姓東北則鼇浦扶搖之吳楊等姓浦南芹裏之梁宋鍾林等姓豐山龍船坂之楊林等姓金沙銀塘之陳趙等姓東南則官田宅前之吳楊等姓各社接連大者數十小者十餘頻年以來仇怨相尋殺奪不已其焚掠截擄死傷破敗之慘既不可勝言矣而奸徒指誣株累者

動十百數村愚不知出訴惜有深匿遠颺及兵役往捕則恃其族衆以抗拒爲得計此良莠所以愈不能分强弱所以愈不能辨也上下之勢已成隔絶官則但見民之頑悍而莫察其情民不自知其法當拘捕也而反以爲官之擾累負嵎自固視兵役如仇讎望城市如陷阱經年不敢一入于是訟師奸吏得以任意舞文嗟乎漳郡古稱繁富之區而比來人物凋敝商賈蕭條元氣大虧瘡痍滿目所謂父母其官子弟其民者安在哉夫

聖明在上薄海內外莫不奉守法度爾等輒敢私怨相仇恣行鬬殺復恃其衆而不就拘且以抗拒此與亂民何異本縣即會帶大兵盡族痛剿亦屬罪所應得然而不肯出此者則以我

朝深仁厚澤二百年來皆以愛民爲本地方官吏仰體
聖主好生之德於執法之中仍寓撫民之意且念爾等雖
愚其中不無脅從株累之苦不可不分別辦理欲使爾等
息訟解怨姑許爾等改過自新除選派公正紳耆爲爾等
各社中素所信服者令其明察爾等歷年仇怨之故排釋
調處務使平允和洽外並將爾等困苦情形面稟鎮道府
憲請飭各衙門兵役暫停拘捕聽爾等各鄉社士民入城
來見通達下情合行剴切曉諭爲此示仰合邑士民家長
人等知悉爾等凡有舊仇夙怨者各該社之家長務須約
束子姪靜候本縣選派之公正紳耆到社爲爾等排釋調
處無許再行滋事仍一面率帶子弟入城來見本縣親加
訪問所有委曲無不可以面陳見已嚴飭兵役不論有無

控告一概不得妄拏務使爾等無不達之隱無不通之情然後各自覈明歷年強悍不法滋事之徒縛送以正國法儻冥頑不悟本縣即訪明爾等歷年巨案一一通稟照叛民例請兵誅剿爾時悔懼不已晚哉嗚呼本縣涖任首以親民爲急所願爾等滌除舊惡革面洗心不惜諄諄告誡開法網以蘇民困也言出如山決無失信爾等毋得觀望自誤懍之特示

諭七百社家長

諭某社家長某某知悉日者以爾等頻年械鬬困苦已極本縣深念爾等隱曲下情莫能上達特頒明示停拘捕選紳耆使爲爾等解釋怨仇其修和睦月餘以來四境鬬風頓息紳耆回報所有四路各鄉社歷年起釁之由及搆禍

以來殘毁死傷之數除經報驗有案者聽候緝兇究辦外所有彼此焚毁之廬舍殘破之田園困苦無依之孤兒寡婦皆議令兩造互相補償撫䘏各社子弟皆已願受約束又各社家長入城來見者七百有餘經本縣一一諮訪並剴切勸導且賞以酒食莫不歡欣鼓舞感激遵奉如解倒懸如救飢渴本縣察爾等皆出于至誠尚非陽奉陰違之比甚喜爾等改過自新能親信其上而和輯其下也茲特꾸給札諭截記準爾某爲某社家長約束子弟理某社之事以某某爲之副與爾禁約四條而已一不得械鬬搶擄查械鬬搶擄之故大約不過數端除夙仇舊怨業已解釋外其新事者或婦女口角或打傷牲畜或踐踏禾苗或索討錢債或侵占田園倉卒而起地方文武所不及知惟爾

家長知之苟及時諭止可立散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自兹以後凡子弟有不甘心如上事者不得擅自相爭必先告爾本社之中爾即理處之如兩社則彼此家長共議之不決則請隣社家長議之再不決然後控訴儻子弟不遵則會集族衆議于祠其擒而解官懲治之如此則事無不理而械鬬可止矣二不得疏容盜賊滇郡盜賊之風歷稱猖獗或白日伺刼于中途或聚衆肆刼于黑夜其所以猖獗無忌者皆以爾等强社大族子弟窮苦者多不能安置約束任聽名集匪徒日夜往來家長漫不稽防約束而兵役又因社强大不敢輕往緝捕此盜賊所以無忌也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自兹以後責成爾等稽防本社子弟毋得聚集匪徒儻日刼于途則就所刼之地先罰家長照數

賠贓仍勒令擊解盜犯其夜刦于城市或鄉村則追贓盜蹤所入之社罰家長照數賠贓仍勒令擊解盜犯如此則匪類無所容而盜賊可息矣三不得抗欠錢糧龍溪錢糧額數最多甲于他邑而抗欠之風亦甲于他邑或貧戶失業而欠或小戶逃亡而欠甚或田業富饒恃其族大丁强糧胥莫敢如何而有心抗欠或欠十餘年至數十百年未嘗懲治實堪痛恨彼所持者頑悍之子弟耳今子弟皆守吾法彼復何所恃而欠乎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嚴明有糧之戶開列清單協同糧胥督催之有不遵即指名稟聞本縣親往問其抗糧之罪爾若扶同徇隱即惟爾是問爾固不必爲此豪富不仁者累也四不得庇匿被告龍溪詞訟之繁甲于通省自本縣觀之大抵新案少而舊案多非

之案難結也或以有告而無訴或有訴而空詞抵飾臨審無人故一錢債而控或經年一田土婚姻而控延數載其墳山命盜之案則數十年而莫能結者比比皆是其情虛者半由恃其强大而不肯屈服于弱小其理直者又懼未能審結而先受羈累于無窮所以或任控而不訴卽訴矣俏遷辭于訟師之筆端而公庭不肯一至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自兹以後爾社有被控告者本縣飭差就爾先行察覆一面卽帶被控之子弟赴案隨到隨審隨審隨結或未能卽結其案小者仍交爾帶回候訊不交差押其案重者有罪可撥自行投審之例稍從末減無罪立卽訊明摘釋交爾保回如此則無枉累羈候之苦爾又何所憚而不爲哉以上四條俱而不煩便而易行本縣所責爾者如此

而已其他繁文條欵不以煩苛爾也嗟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爾等年長樸誠經通族僉舉出受吾教則非不習事者即爾族衆亦豈盡愚頑哉其所以比年詾詾者特莫爲之主耳今日以往吾爲爾主爾爲子弟主子弟之枉曲爾爲直之爾之枉曲吾爲爾直之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爾于一社猶一家一人也吾于闔邑千社亦猶一家一人也豈不美哉

滇滇外集卷四終